



我给远处的朋友打电话,她的声音传过来,明亮,清新,好像刚在春水里洗过。她正在一棵开花的树下,说着南方。我觉得她的身边应该还站着一棵叫椿的树,大街上开满玉兰花,河里摆动着大脚片的鸭子,傍晚时分,河边就吹起软乎乎的风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,只好说裹着白大氅的牦牛在草原上赶着,遥看近却无的草色,它们庄重而严肃,偶尔一步,偶尔瞟我一眼;说刚刚走出家门的旱獭,像是从历史书中走出的故事,带着古朴的气息;以及从洞里探出头来,反复打量眼前世界的小虫子,说它畏首畏尾,不敢轻易踏出洞一步。要说傍晚时分吹起的风,我这里也有,那是东风。我说各路东风聚在一起拉开架势赛跑,东风在速度上见分晓,但东风不一样,东风喜欢在宽度上见高低。

我还告诉她身披东风的大白杨高大又帅气。有鸟在树梢聊天,我多看一阵,它们就生气地拂树而去。哦,忘了问她,在立春的前几天,据说在椿树上绑一个萝卜,绑上那么几天后,拿这个萝卜熬水喝,能治感冒。我这里没有椿树,不知道绑在白杨树上有没有用。

入冬时节,西风进村,它见啥拿啥。有个幽默的人这样形容西风的声音“呜呀——,见啥拿啥见啥拿啥”。但西风喜欢东西并不长久,走着走着就不喜欢了,随手扔掉。东风一路走来,只好边走边拾,把西风

# 乡间春事

□ 费晓莉

丢弃的东西,一一原路送回。因此,东风的声音大概可以这样说“呜呼——,全都送还全部送还”。

西风曾从我家菜园的矮墙上偷走了几把荆芥,是父亲特意从山梁上拔来的,那可真是好东西,我妈用它熬茶给一家人喝。西风在一个下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后扬长而去,我妈对着它的背影无奈叹了口气。东风在一个下午从远处收拾了一些草草茎茎的东西放到了我家门口,算是多少给了一点补偿。

我妈把几根冬天吃剩的萝卜从窖里取出来,它们的头顶长了几茎短短的嫩黄色叶子,娇嫩又谦卑。我妈还是没有放过它们,一顿叮叮当当操作后,它们和一块肉一起变成了饺子馅。为了增添一点绿意,她从菜园里割了一小把韭菜。东风在菜园里最先吹醒的是韭菜。韭菜懂事,它愿意年年从经年的老茬上扎出土,不劳烦你年年动手重新下种。

咬开饺子,那时隐时现的绿,像极了悄然进村的春天。

二

锄头已经在墙上待了整整一个冬天,迟迟得不到任何人的重视,特意把脸气红给我们看。

清明刚过,母亲只好赶紧让它松土,点了点头。不久后,刀豆先一点点把黑紫色带黑点的外衣从下往上脱下来,扔出地面,然后悄悄派两瓣嫩黄色的小芽芽探出地面,打探外面的世界。很明显,它非常喜欢和相信眼前的世界,几天时间,就在深夜里长出另外两片叶子。然后它开始埋头生长,不管闲事。我看它,它不理我,还好像因为嫌我打扰而生气地歪过了头,把一截还不长的胳膊缠到边上的干柴牡丹上。它一定把干柴牡丹当成自己可以攀附的枯枝了,事实上,那根枯木柴的枝干的顶部也已经生出微微泛红的叶子了。干柴牡丹没有把刀豆的手臂丢开,而是不动声色地让刀豆

缠上来。

燕麦、青稞、土豆等这些田野偏爱的词语在不久前刚刚躲到土里;菠菜、油菜、黄芽菜等这些母亲偏爱的词语,在清明前后躺到菜畦里;而山丹花、胡麻花、油菜花等那些蜜蜂和蝴蝶喜欢的词语还在蒙头大睡;村医喜欢的词语,赤芍、左拧根、羌活还有柴胡,还在深山里静待一个能出门的良辰吉日。

但可以肯定,在谷雨到来之前,它们全部得出来见人。

天气转暖,我家的大猫咪就喜欢趴在东屋的窗台上睡觉。推开东屋的窗户,总会惊动窗外的它。大猫一声不吭地翻身跳下窗台,在东风里拉一下懒腰,不和我计较。院子里的一棵野杏树,长得宽大疏朗,躯体苍劲,就是结出的杏子小。在这个村子,它总是第一个摆出淡粉色柔柔的花来,好像春天最先爬到了它的枝干上。这棵杏树开花的时候,屋后那棵杏树还懵懂着。这是一棵矮杏树,总是最后一个开花,

像是特意把人间的春色藏在那个隐秘的角落,多藏一天是一天。

三

我妈一直固守着“三月剪头发,四月扎耳洞”(我们不叫耳洞,叫耳朵眼,这可是个有趣的名字)这个老习惯。她在一个四月的清晨找来师妈妈给我扎耳朵眼。我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哭得把鸡和狗都吓得跑出了大门。我以为大声哭就能把师妈妈吓住,再也不敢打我耳朵的主意,但她依然面不改色地用一个穿了红线的针给我扎了两个耳朵眼。

然后,我妈把一只老母鸡堵在墙角,强行拔了它两根新鲜鸡毛,把根部剪下来,塞到我的新耳朵眼里。她说鸡毛会把耳朵眼吃得越来越大。我妈要求我别挖辣辣吃,要是吃,耳朵会肿大。

辣辣(学名独行菜)正肥,不挖怎么行!吃了辣辣后,我的两只耳朵果然肿了起来。我妈给我抹紫药水,但她不是光给耳垂抹,我的多半个耳朵都黑紫黑紫,走在路上,见了我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随着辣辣变老,耳朵变好,庄稼蓬勃起来。布谷鸟把“长高”“长高”的叫声从茂密的林子里一声声送出来。它的住所没人知道,只觉得它一定和家人住在一个山高水远的地方。我们曾经循着它的声音去寻它,它一树一树地躲,一直躲到最远的山里。

布谷鸟不歇息地叫上一些日子,把我们推进婆娑蓬勃的夏天后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在河西走廊的臂弯,敦煌  
宛如岁月遗落的诗章,被时光私藏  
莫高窟,那座不朽的艺术殿堂  
每一窟,皆是历史凝望的沧桑目光  
壁画之上,飞天如星辰般夜闪亮  
挣开时间的缄默,肆意舞出希望  
彩绸似燃烧的流霞,在风中高扬  
眼眸藏着千年温柔,守望着岁月的跌宕  
伎乐天反弹琵琶,奏响历史的交响  
音符似灵动的精灵,在洞窟中跳荡  
唤醒沉睡的流光,倾诉往昔的盛象  
古老的敦煌,文明与神话共舞翱翔  
每粒沙,都凝聚着时代的渴望  
而我们,怀揣敬畏与热望  
在这片文化的厚土上,探寻与传扬  
让敦煌的故事,在岁月里无尽流淌

## 左公柳

□ 隋 唐

十八棵古柳  
将山梁压弯  
它们用根须  
攥紧黄土深处的烽烟  
一百五十年,风吹皱了皮肤  
铁屑般的叶子仍在沙沙书写——  
从羸弱的幼苗,到裂空的闪电  
每道年轮里,都站着那个栽树人的影子  
坐在华家岭的落日里  
我数着它们龟裂的皱纹  
忽然听见地底传来  
马蹄踏碎砾石的声音……

## 谷雨

□ 毛韶子

谷雨是一首庄稼人的歌  
忙碌为跳动的音符  
肥沃的土地留有幸福的位置  
霜寒已成为往事  
勤快的布谷鸟高声歌唱  
牡丹红艳艳地开了  
秧苗塘满满地灌了  
一天比一天蓝的天空  
燕子翻飞的身影  
写下一句句隽秀的诗行

## 桃花开了

□ 牛昌庆

三月,显亲河两岸的桃花开了,  
水灵灵的,从春天翩然飞出。  
亲人们在树下弯腰劳作,  
锄草、松土、施肥、浇水,  
他们的脸上映着春天的光泽,  
季节轮回,带给他们的期盼,  
像山坡上的麦苗从枯叶中返青。  
我为桃花旧爱写下诗句。  
三月,显亲河两岸的桃花开了,  
草木返回春天,久别的亲人,  
我就要再次回到故乡。

## 扎角林场

□ 窦和平

车在山路驰骋  
白云和蓝天,一路相随  
扎角林场,将太阳举过头顶  
圈一片阴凉,席地而坐  
  
闻着花香  
身心在绿波中徜徉  
羊群啃食青草,忽左忽右  
深呼吸一口,我卸下了疲惫  
  
溪流,聚拢来一群精灵  
山巅上的秃鹫,固化成一座石像  
牧人的骏马,疾驰去山后  
何其幸福的一天

## 湿地上的树

□ 黄 玲

湿地上的树木睁开惺忪的睡眼。枝丫间悄悄萌生一芽芽新绿。树木仿若春天的锁钥,打开春天的门扉。

临水而立的柳树,枝条袅袅舒展、簌簌颤动。湖面清波荡漾,树影摇曳清浅而舒缓的喜悦。岸边一株斜倚着水面,摇摇欲坠,却安然屹立在时光里。

高大的白杨没有其他树木遮挡,尽情独享充足的阳光,肆意地舒展枝叶。掌形叶片“啪啪”地击打出欢快的节奏,斜逸横生的枝条把蓝天剪裁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格子——仿若无数趣味盎然的迷宫。小鸟飞过,清脆的鸣叫声为湿地增添了几分生动。

松树龟裂的皮犹如一道道伤痕,每一道都是岁月镌刻的勋章,恰似龟背上的甲骨文,记录着光阴的阴晴变化。无论狂风暴雨,还是严寒酷暑,它们都坦然接受,渐渐地长成铁杆虬枝。当它们长得足够高大时,便有了在炙热的夏日洒落人间荫凉的底气和从容。

树木的根系在泥土中以另一种维度生长,在黑暗的地下探索着生命的路径。根须深入泥土,是一棵树永恒的底气所在。它的年轮似一张张岁月叠压的老唱片,一圈圈记录下每一个朝晖夕阴的日子。见过的、听过的,都长进身体,成为树的见识。历经数载沧桑的树,早已超越了植物的范畴,站立成孤独深沉的哲人。

分叉早的树注定难以长高,有的从根部便开始分叉,一分为二、一分为三,一味“意气用事”,在本该奋发向上之时选择了旁逸斜出。这却恰恰形成了独特的造型。然而,在我父亲看来,一棵树不该早早分叉,而要好好地长成栋梁之材。

庄子说:“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。”在树的世界里,天生万物,各有不同,没有有用无用之分。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姿态,或肆意伸展,或挺拔高耸,又或舒朗随意。

湿地,春明景和的早上,白杨、国槐、桂花树、海棠、悬铃木们,叶子辉映着阳光,层层叠叠,相互交织,为鸟儿搭建起温馨的家园。麻雀、喜鹊、黄鹂、大尾莺、灰鸽整天叽叽喳喳,穿梭其中。

院为河西地域文化的薪火相传、绵延赓续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阳春三月,我从甘凉古道的最东端石碑口出发,在弱水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,走过烽燧、原野、河流、村庄、城市……当我抵达蓼泉书院现址时,正午的暖阳正直射着大地,站在“蓼泉书院”牌匾下,仰视这座历史久远、高大的纯木质古铜色雕花门楣门框时,因为对院内历史包浆中的往事一无所知,而心有所忐忑。跨入门槛,首先跃入眼帘的是院内右侧一座水泥竖式石碑,上书“抚彝故地”,还有左侧长廊前的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和明辨之,笃行之,勤修之”两行字。

这一座西北边陲小县,这一幢百余年前的古老书院,蕴藏着如此深厚的文脉与学风。《礼记·中庸》的箴言在这里得以传承,恍然间,我仿佛触摸到了蓼泉历史文脉中那绵延不绝的文明密码,它们正在斑驳的木纹与褪色的墨迹间静静流淌。院内还铭刻有多副对联,这一副副楹联,给人以启迪和深思,一大批鸿儒学者以耿直的性情、坚定的信念、猛烈的才情,为一域文脉的赓续高擎烛火,烛照一方历史的苍穹。

在临泽,无论往昔还是今朝,这样的耕读文人从未缺席——他们是古老传统的守灯人,亦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践行者。

蓼泉书院的二楼是藏书阁和讲习厅,隔断敞开式的书柜整齐排列,处处弥漫着清新的书香气息。如今的蓼泉书院在创新性发展中延续着河西文脉,学者授业、文艺交流、沉浸式研学已经成为书院的常态。在这里,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文化的独特气韵,也见证了这座古老庭院的传承与焕新。

## 蓼泉书院

□ 段 颀 远

历史上的蓼泉书院存在时间约百年,清道光三年(公元1823年),抚彝通判何贵孚于蓼泉城外东南隅创建蓼泉书院。作为明清至近现代临泽教育文化的重要载体,蓼泉书院不仅见证了地方教育发展历程,更培育了众多历史人物。在地方鸿儒的主持下,书



百花

第3314期

飞仙阁

[中国画]

陈黎 作

## 时光的痕迹

□ 唐仪天

年少时,总感觉时光是那样的漫长,岁月是那般的悠悠。吃完饭,大人们照例去到广袤田地里劳作,而我们有太多的精力需要消耗。孩子们多的时候,我们就一起玩。没有玩伴的日子,我喜欢在家门前的大柳树上看毛毛虫们怎样生活和劳作,也喜欢在柳树的树干上捕捉蝴蝶,这种蝴蝶极其善于伪装,但是怎么伪装也逃不过我们少年时期的那一双火眼金睛。

当然,看虫子们、蚂蚁们消磨时光,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看见毛毛虫在叶片上蠕动,将身子缓缓耸起,又轻轻伏平。在这一起一伏的动作中,把自己挪移了一段距离。我知道这种行为和我们的行走是一样的,只是觉得实在是太有点慢条斯理了。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在它翠绿的身躯上,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这个在人们眼里有点不起眼的生命,就这样丈量着时光,镁刻着时光,享受着时光。虫子们的每一次起伏都像是一个无声的节拍;每一次起伏都是生命的一次律动。在寂静的午后敲打着时间的弦索,展现着生命的活力。

树下的几窝蚂蚁,有序排着队,攀上粗壮的树干,在树皮的褶皱间上下穿行,仿佛是在执行一项神圣使命。它们的触角轻轻触碰着同伴,传递着无声的信息。每一根触角都像是一把精密的尺子,丈量着岁月的沟壑,时间的尺度。尤其像一把雕刻刀,它们想把时间雕刻成自己满意的模样。它们搬运着比自身还要重的食物,在树皮的纹路间刻下时间的痕迹。树皮的裂缝里积满了细小的沙粒,那是风带来的时光的碎屑。

那些还没有化成蝴蝶的蛹,静静地悬挂在枝头,宛若静静地睡在襁褓中的婴儿。半透明的、薄如蝉翼的外壳下,涌动着化蛹成蝶的渴望。突然,一道细微的裂痕出现在蛹壳上,接着是第二道、第三道……新生的蝴蝶挣扎着,将柔嫩的翅膀和纤细的足趾从束缚中解放。它抖动着湿漉漉的翅膀,第一次感受到春风绵柔如绸缎般的温度。阳光穿过新绿的树叶,在蝴蝶的翅膀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仿佛为它披上了一件璀璨的礼服。

毛毛虫的起伏是时光的节拍器,蚂蚁的触角是岁月的探测仪,而破茧的蝴蝶则是春天的温度计。它们用最原始的方式,在浩瀚的时空中刻下属于自己的刻度。树影婆娑,微风轻拂,这些细微的生命在无声中诉说着时间的秘密,在寂静中谱写着生命的诗篇。

溪流,聚拢来一群精灵  
山巅上的秃鹫,固化成一座石像  
牧人的骏马,疾驰去山后  
何其幸福的一天